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The Pentagon
of Power

LEWIS MUMFORD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机器的神话(下):

权力五边形

[美]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机器的神话（下）： 权力五边形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5-028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器的神话(下): 权力五边形/(美)芒福德著, 宋俊岭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3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ISBN 978-7-112-17907-7

I. ①机… II. ①芒… ②宋… III. ①城市规划—文集 IV. ①TU9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7811号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The Pentagon of Power

Copyright: © Lewis Mumfo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大苹果著作权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正式授权我社翻译、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版

丛书策划: 张惠珍 董苏华

责任编辑: 董苏华 姚丹宁

责任设计: 董建平

责任校对: 李欣慰 姜小莲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机器的神话(下): 权力五边形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7 $\frac{1}{4}$ 字数: 543千字

2015年6月第一版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ISBN 978-7-112-17907-7

(2714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译者序言

这是部文化人类学著作，作者想在一个最炫目的时代为人类世界和人类研究正本清源。它提供思维方向和评价方法，帮助人们选择？识破各种异端邪说，以及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

《机器的神话》一书原计划为一卷本。目前的二卷本乃是一个系列作品的第四部分，该系列首发于1934年，并以“技术与文明”开篇。尽管这些著作的最原创的贡献，也许就在于把技术看作是人类较高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们同样也断然否认：人类脱离动物状态而继续进化只是因为他们具有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本领。不仅如此，在反驳这些现代教条的同时，这些论述并不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看作人类生存的唯一目的。因为，我把生命本身看作是一种首要现象和创造力，而不是把征服自然看作人类生物学和文化成就的最终标准。

《机器的神话》一书的基本思想，虽然《机器的神话》一书的基本思想；至少在“技术和文明”章节中大致体现出来，但迫于大机器的滥用，我不得不论述这种全面膨胀和强制的局面，这些东西误导了我们的精力，损害了我们过健全和心情舒畅的生活的能力。如果说过去几个世纪的主流是“机械化主宰”的话，那么当前本书的主题可能就如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上校绕轨道飞回地球时所说的话“该人类接替了。”

刘易斯·芒福德
纽约州，阿米尼亚村

目 录

第一章 新探索，新世界·····	1
第二章 太阳神回归·····	30
第三章 机械化的世界景象·····	55
第四章 政治专制和系统化·····	85
第五章 科学即技术·····	117
第六章 综合技术传统·····	144
第七章 大批量生产时代与人类自动化·····	182
第八章 “科学想象”的进步·····	236
第九章 权力的集结·····	272
第十章 新的巨型机器·····	307
第十一章 大规模机械化的荒地·····	346
第十二章 承诺、引诱和威胁·····	367
第十三章 沉沦与叛逆·····	409
第十四章 新研究法·····	444
跋 生命在前进·····	482
参考书目·····	505
致谢·····	537
索引·····	539

1 新的前景

大家知道，15 世纪末开始的历史阶段一直被称为探索的时代（The age of exploration），这个措辞和特征涵盖了此后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其实，这个新探索时代中最有意义的内容却发生在人类大脑之中。不仅如此，这块已经揭开文化新大陆，即使在西半球，也仍然根脉交错地连接着以往旧大陆的历史。这些枝枝杈杈，盘根错节的文化根脉，透过层层硬土，一直贯穿到古代城市和帝国那些碎砖乱瓦之中。

对于西方人来说，真正新奇的事物，是人类破天荒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星球已无任何一处是人类无法涉足的了，它每一处都提供大胆探索和活跃通商交流的机会，甚至还为喜爱思索的头脑提供了自我启蒙的机会。大地和天空前所未有地敞开胸怀，任你系统探索。如果灿烂的星空诱人探索；那么，大洋彼岸神秘的大陆也诱人，最终更加神秘的人类文化和生物学的历史领域同样也值得探索。

广义上说，有两种互补的探索活动始终指引着西方人。虽然它们在起因上紧密相关，但朝不同的方向运行，并追求不同的目标——尽管时常交汇——最后会合成一种活动，它不断地试图以人类从大自然某个方面获取的那些很有限的制品，去替代大自然的馈赠，这样就便于人类掌控。上述两种探索中，一种探索集中于天空，包括行星和自由落体规律运动，也关注宇宙空间测量和时间记录，关注重复发生的事件和各种可认知的规律。另一种探索，则大胆跨越了浩瀚的海洋，甚至深潜地下，去寻找希望之乡。同时，人类心中半是好奇，半是贪婪，心怀期冀，盼望有朝一日能突破古老的藩篱和禁限。

在 15 和 19 世纪之间，陆地探索者、探险家、士兵和外政官员们，协力开辟了“新大陆”以及科学家、发明家和工程师们探研并营造出

来的科技新领域：他们都是同一运动的主要部分。其探索之一，是关注抽象符号、理性体系、普遍规律、周而复始以及可以预知的事件，客观的数学测量。它力图破解宇宙和太阳系派生出来的各种力量和现象，以求掌控和利用它们。另一种探索模式集中于实体的、有机的，富有冒险含义的实际事物：于是，扬帆起航，穿越无海图指引的汪洋大海，征服新领地，臣服异邦，发现新的食品和医药资源，或许还梦想找到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假如找不到，就靠无耻手段，包括武器，掠夺东印度群岛的财富。两种模式，无论哪一种，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肆无忌惮的傲慢和魔鬼般的冲动与疯狂。

在这种新大陆新梦想驱使下，豪情满怀的帆船，乘风破浪，犁开万顷碧波，突破千万年来天各一方的地理阻隔，为后来几个世纪的通商和交往开辟了通道。沿着这些通道，把起初冒险家探索者们的涓涓溪流，逐渐发展壮大为移民的滔滔洪流，分分注入南北美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非洲大陆。攫取了当地大片领土，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定居下来。而当地土著人群则迄今过着相对落后而又以自我中心的日子。

刚一进入16世纪，欧洲社会的领导人们热切地相信，人类生活周期性大变革的时代即将到来。波利齐阿诺（Poliziano，1454—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主义学者和诗人，其哲学和文学著作都倡导人类教化，也是著名诗人维吉尔的导师。——译注）是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伟大人文主义者，此人极富想象力。他就立即宣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会给人类带来受用不尽的福祉，但仅过了一个世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Calabrian）地区的僧侣康帕内拉（Campanella，1568—1639，柏拉图派的哲学家和诗人，他试图调和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神学的尖锐对立，一生坚持著书立说并用于实践，多次入狱，经历多劫。——译注），为培根和伽利略学说所激励，以同样热情欢呼，天文学、占星术、物理学、技术科学都会出现一个新大陆。包括那些尚不知名想象中的机械和电子发明，相信这些东西必定能改变人类社会。他将此新境界称之为“太阳城”，并简明勾勒出其主要特征。随后，康帕内拉说，根据同时代占星术士占卜结果，未来世界一百年内发生的事情，“丰富程度会超过以往四千年的内容。”

就是退一步说，这一预言很正确，但最狂热的异想天开，仍然远远不如其后几个世纪的实际成就。从一开始，对“新世界”将超越人类过去所有成就的主观信念，就占据了哪怕是最冷静的人们的头脑，这种信念对西方人的影响也概莫能外，它好像在多个冬天紧闭失修的古宅内，猛开百叶窗和所有其他窗户。那些呼吸了春天新鲜空气的人们，不再满足于蛰居在椽木发霉、遍布蛛网的房子里，即使古宅内祖传下来的东西依稀美观耐用。尽管开头他们也许犹豫过是否该拆除整座住宅，但还是开始扔旧家具，重修空闲房间和安装新的家居设备；其大胆者，则准备完全废弃旧宅，以便在荒原甚至月球上（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从头再过新生活。

鲍埃迪（Etienne de la Boetie，1530—1563，法国法官，作家，政治哲学家。——译注）在给朋友米歇尔·蒙田（Michel Montaigne）的信中说，“我们这个世纪开始时，大洋深处冒出一块新的大陆。当我们欧洲在罚罪之剑和可怕瘟疫面前濒临灭亡之际，上帝恰好创造出一块避难所，让人类到新的天空底下耕种良田，重新开创新生活。”相同的心态相同的要重新开始的愿望，把科学家和发明家、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作家和蛮荒区趾高气扬的开拓者们联合在一起。新大陆希望似乎激发了、扩大了也提升了人类的各种机遇。即使这些探险家、先锋派在离别欧洲旧大陆的一刻，并没有将无情的惩罚之剑以及可怕的瘟疫，统统丢弃在旧大陆。因为，虽然他们的枪弹没有灭绝新大陆当地土著人，而他们带来的天花、麻疹、肺结核等传染病却害死了大批当地人口。

当新大陆探索发现及移民高潮结束后，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仍然荒寂地躺在苍天之下。这时，当初探索和开拓新大陆的信念和热忱已不再是开发本土资源，而大部转换为对机器的梦想。这是两种对待新大陆截然不同的方式，一个瞄准当地自然资源，探索发现，加工制作，另一个瞄准机械动力和手段，瞄准人工财富，制造出来，再售出盈利。两者本质不同，只不过这两种梦想从一开始就互不离弃，从未互相远离。而且，两种动力都源于中世纪一个很富进取心的历史传统。恰如讲求禁欲苦行、压抑生命、言行规矩的早期资本主义，最初是来源于中世纪的修道院。

2 中世纪的前奏

长期以来，发现新大陆的正式日期，一直定位于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期间；但正如卡尔·索尔最近所指出的，现今人们有理由相信，其他种种五花八门和更具推测性的论断要点，其总的方向是一致的——可能都来自爱尔兰的僧侣、斯堪的那维亚的海盗和布列塔尼的渔民，但6 但最终来自 1480—1490 年间的海员。由此可见，古希腊研究宇宙的学者有关地球是球体的概念，早在 15 世纪以前，就已经传播开来，虽然尚未广为接受。尤其有意义的是，人们设想的新大陆，特别是有关它的机械抽象模型，早在 1492 年绘制的地图上，就已经用经纬线表示出来了。文艺复兴的画家，用直角坐标发明以前的透视方法，比笛卡儿早一个世纪，就在他们的画布上，通过空间关系中一系列缩小的平面，精确展示出远近物体的关系，展现了他们观察和猜想到的世界。

轮到哥伦布，虽然他算不上一位聪明绝顶的领袖人物，他却能调动当时所有的科学手段来规划他这次远航，以确保单靠天体观象仪、磁罗盘，以及当时的海图就能返回原地。这些手段给他以自信去进行风险莫测的远航，面对疑虑重重的船员而坚持自己的航程。结果，远在工业时代煤炭钢铁、蒸汽机和自动纺纱机等都还没有问世的时代，这一桩更早的技术进步，一如中世纪就已经广泛使用的那些风车、水车等自然能源的利用手段，都已在人类精神世界悄然掀起一场意义非凡的革命性变化。后世人类已经非常习惯把这次文化大变革，标定在 17 世纪以后。殊不知，这样的纪年，只显露出一种鼠目寸光、少见多怪。其根源，是技术领域缺乏历史知识，而历史学者们又轻视和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和远见卓识。因为，实际上，早从 13 世纪开始，历史研究和技术发明两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而且硕果累累。

人类当今有关新大陆的了解，无论从地理学或技术概念来看，都曾被 18 世纪启蒙运动领袖人物那些暧昧不清的宗教偏见涂上了错误色彩。当时的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和狄德罗，都凭当时留存下来破烂不堪的中世纪遗物，来判断中世纪的价值理念以及制度内容，从而想

当然地认为，中世纪是一个愚昧无知、迷信落后的时代。更由于他们急于摆脱国教影响，他们不惮将欧洲文化史中贡献卓越的顶峰中世纪（High Middle Age）^①这一重要阶段，篡改为新哥特式的恐怖故事，制造一种印象，似乎直至他们那个时代，中世纪任何领域都不曾有个重要的进步。如此迷醉于反哥特式的表现形式^②，不仅导致彻底贬低中世纪文化成就，还发展为大批拆毁建筑物和破坏沿袭已久的社会惯例和体制。其实，这些东西若不被拆毁，甚至予以更新，会给后世留下宝贵文化遗产，有助于新兴国家制度的人性化发展进程。

既然强大的中世纪学术研究已排除了这些障眼物，我们也就可以看清，这个探索时代的基础，是由13世纪开始的一系列技术进步构成的，尤其包括从中国引进的火药和指南针。的确，从10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就为即将到来的时代开始了彩排。首先开始的行动，包括修道院各教派开始毁林开荒，在南部和东部边境地带开始建立起第一批封建聚落和新城镇。因此，最早来新大陆定居的人，并非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而是随身带来欧洲大陆的原有制度，中世纪的典型制度和习俗惯例，继续按照旧秩序生活。比如，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的木屋，就是从瑞典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的（见芒福德1924年所著《棍棒与石头》一书的中世纪传统一章）。

由此看来，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勇猛突击和血腥征服，入侵爱尔兰、英格兰，占领奥克尼郡（Orkneys），进驻冰岛，入侵西西里，征服诺曼底最终到达波斯等等，都只不过是后世西方殖民化大潮的第一波，并且树立了无情恫吓与疯狂破坏的相同模式。同样，一系列对近东的十字军东征，也应当看作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最初表演，这些侵

① 高峰中世纪（The High Middle Age），系指大约1001—1300年之间的欧洲历史时期，前端是中世纪早期，后面是中世纪晚期。特征是人口激增，至1250年进入人口增殖高峰时期。同时，科学飞速发展，技术发明层出不穷。而且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高峰，直至19世纪才得以超越。——译者注

② 反哥特式，连同前文的新哥特式，都是哥特式风格的衍生概念。原本，哥特，gothic，是日耳曼语系地带在12世纪开始流行的思潮和风格，体现在绘画、建筑艺术，文学作品等等当中，本身注重写实和细节描绘，为文艺复兴作了思想和手法准备。新哥特主义则发展为荒诞、恐怖、凄凉的特色，到了反哥特式的作品时代，则更倾向于表现野蛮、残暴、粗野的内容。——译者注

略行径在第四次东征中登峰造极，已经不屑于使用最起码的借口，不再用任何虔诚的目的为自己辩解，长驱直入，扫荡、夷平基督教领地的拜占庭帝国。同样，葡萄牙人去非洲周边探险，以1444年海军总督亨利亲王为首，又树立另一个丑恶的先例，掠夺黑人奴隶，带回欧洲。本来奴隶制已随欧洲封建和城市社会发展而奄奄一息了，而这一举措又使奴役制得以死灰复燃。不仅如此，这一残暴的做法，又使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扩张到了新大陆。

征服、剥削、奴役，这些行径之所以能得逞，是靠了铠甲、弓箭、毛瑟枪、加农炮之类的新技术装备。这些技术手段让掌握它们的人数众多的欧洲人权力大增，更有把握征服土著民族。他们阴暗无耻的心理，以及彻头彻尾的暴虐无道，不仅得到这些武器的支持，还使之得以放大。更有甚者，他们轻易得来的成功和胜利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业已取得的权力和统治。

假如说，新大陆的探索开发，即使在北美更有利的机遇中，也未曾获得预期的良好效果，那只能怪新来的殖民定居者从欧洲旧大陆随身带来了太多的旧东西，既有精致装配，也有野蛮习俗。不如说奇怪的是，这个美好梦想长存不衰，因为当初梦想的光环，依然使我们现今许多人眼花缭乱，继续去追寻相同的古老梦幻，筹划对外层太空更加遥远的航行。当代“太空时代”的预言家们宣称，太空探索是无止境的领域，宇航员是未来的先锋前驱。这就给过去甚至给如此奋斗的未来蒙上神秘的诱惑力。

无独有偶，此时罗马天主教内部甚嚣尘上的沉迷放纵，不得不考虑让步，把此类脏东西照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则转让给国际金融家。于是便肆无忌惮地扩大种种违背传统道德的恶劣做法。这情况，即使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的时代，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这种新制度本身比用言辞更加无耻地宣布，今后这个世上，甚或天堂里，没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这样一种信念，就通过大量金钱灵魂混为一谈的论调，通过哥伦布的嘴，亲自讲了出来！他说，“黄金，无限美妙啊，好极了的东西！金子就是财宝。谁拥有了它，这辈子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此也就能拯救自己灵魂，升入天堂。”这都是他亲口说的，我无须用斜体字予以强化了！

西方人对待新大陆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有内部矛盾：不但有梦想同混乱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也有在皇权统领下把基督教的影响扩大到遥远的世界各地的愿望同国内对其做法强烈不满之间的矛盾，于是就萌生了一种希望：至少在地球的另一端可以从头再来。

一方面，基督教传教士千方百计想让异教徒皈依和平福音、普天仁爱、天堂至福，如有必要，不惜使用剑与火。而另一方面，一些大胆冒险之徒则希图撇开陈规陋习，开始真正的新生活。他们夷平阶级界限和差异，取消浮华奢侈、特权优越地位，消除等级森严的阶级规则。简单说，也就是回归到石器时代，回归到青铜文化时代以前的状态。尽管西半球实际上已经有当地人居住了，而且有些地区早就熟练开发，但许多地区人烟稀少，欧洲人仍然认为这是尚未开垦的、肥美的处女地，引得他们倾注了全副热情与心血。一方面，欧洲入侵者用基督教福音精神教导和感化那些对偶像顶礼膜拜的土著人，同样，还用烈酒彻底颠覆他们，强迫他们用衣裳遮蔽赤裸裸的身体，也强迫他们在矿洞拼命苦干，甚至英年早逝。另一方面，西方的先驱入侵者自己接受了北美印第安的许多生活方式，爱上了当地人的皮装，并开始回归到旧石器时代古老的经济：狩猎、捕鱼、采集蚌类和浆果、尽情享受荒野独处的快乐，公开摒弃正统的法律和秩序。然而，若遭遇压力，则会随机应变，想出种种野蛮做法。这种野性生活的快乐，直至垂暮之年仍然萦回在奥杜邦（Audubon）^①心魂之中。

北美当时这种心口不一的矛盾心理，其丢人与无耻，真再找不到堪与类比的了！正是这些殖民者抛弃对英国的忠诚，以自由、平等，和幸福权利为借口，为他们保留奴隶制度和不断对印第安人进行军事镇压的行为开脱，软硬兼施地骗取他们大片土地，还无耻地说成是“购买的”，再用“条约”予以合法化！而这样的“条约”，美国政府可以为自己方便随意破坏，反复破坏，至今如此！

^① 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年4月26日-1851年元月27日）法裔美籍鸟类学家、博物学家、猎人和画家。绘制了各种鸟类，并将其科学分类，其讲述北美鸟类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传统学科。他在法属圣多明格（今海地共和国）出生，法国长大之青年时代，后来就狂热地爱上了北美土地。他身材魁梧，个性爽朗，成就显赫，成为美国新人类的典型代表。——译者注

不仅如此，还有个更加惨痛的歪道理完全玷污了新大陆梦想，使之根本不可能在新天地当中重新创造生活。证据就是，墨西哥和中美洲，以及北美安第斯山麓业已存在的发达文化，绝非原始或者新生的概念。他们所代表的人类传统社会理念，丝毫不逊于欧洲旧大陆，这些理想和观念，历来是人类惯于接受的。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者发现，当地部族人口组织极其严密，完整得几乎丧失最后的自发性。比如说，征服者在墨西哥俘获了他们的国王蒙提祖玛（Montezuma），国王失去发号施令权力，全国人口几乎会立即放弃抵抗入侵者。这个实例中可看出，中美洲的文化，简单来说，很类似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古埃及，亦即在人类文明开始之初就捆住了文明发展的东西：奴隶制、种姓制、战争、王权神授，甚至包括把人殉推上祭坛，有时候人殉规模还极其浩大，例如在阿兹台克古王国。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西方帝国主义是在给新城堡运送薪炭。

后来才弄明白，西方人未认真探索的荒原其实在他们内心，就是他们灵魂中那块黑暗的大陆。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恰当地将其表述为“黑色的心脏”，由于远离了欧洲旧大陆的监管，他们便甩开古老的禁忌、传统智慧、宗教戒律，把邻里友爱和人伦关爱都忘个干净。从此，西方人所到之处，奴役弱者、掠夺土地、无法无天、破坏文化，以及索性灭绝野生动物及当地土著人种，等等丑恶行径，都接踵而至。原因在于，他如今畏惧的唯一能制衡他的因素——也就是具有相同威力，同样足以灭掉他的敌手，这样的敌手，当他稳稳立足于新大陆土地之际，这敌手就已经不存在了。当代一位研究人员证实，在哥伦布登陆后的五六年内，西班牙入侵者就杀死了150万当地人。

爱默生在《论战争》这篇论文中引述说，地位显赫的卡文迪西（Cavendish）素来被其同代人公认为有道德的基督徒，他航行周游世界归来致信哈德逊勋爵，这样写道，“1588年9月，感谢全能的主，恩准我历尽千辛万苦周游了全球。进入麦哲伦海峡，绕过好望角，回到英国。此次航行中，我发现并带回了各地许多富庶国家的讯息，这些情况都是任何基督徒所未发现过的。我绕过智利、秘鲁、新西班牙（New Spain，今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大部地区。——译者注）等国海岸，在各处我大肆掠夺，烧毁了19艘帆船，大小都有，全部令其沉没。

我的船队所经之处，大小村庄城镇，我抢劫之后，一概烧毁。假如我们登陆未被发现，我们必能获得大量财宝。”

还有位库克船长，比较仁慈，他认为对波利尼西亚土著人实行惩罚条款毫无道理。居然说，“在英国盗贼都处以绞刑，那么，奥塔荷特（Otaheite）的贼子又何必非要枪毙？”还有伽玛（葡萄牙航海家），以及数不胜数的类似人物，他们抵达东印度港口，彬彬有礼地邀请当地天真无辜的土著人上船参观，随即把他们绑起来，升上桅杆吊死！如此冷血动物般的残忍，就是要恫吓在岸上围观的当地人，不准反抗！此类残忍与丑行，始终是新大陆开拓史上的奇耻大辱，连同强迫劳动或者直截了当的奴役制度，又延续了许多个世纪。里奥珀尔德国王（King Leopold）治理刚果土著人的残暴做法，南非首相沃尔沃德（Verwoerd）及其继任虐待南非人的丑行，同样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恐怖和残忍的铁证。

除了奴役，还有灭绝种族的杀戮，都随新大陆探索开发赢得了理由和基础。同样，这种做法在欧洲并不鲜见，早在13世纪，他们已经用这种办法对付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阿尔比派的（Albigensian）异教徒，并得到基督教的批准，继续了许多个世纪，从未进行充分的道德反省，直至我们当今。不信请看：1923年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斯大林1931—1932年故意饿死数百万俄国农民，德国人20世纪40年代对犹太人和其他所谓低劣民族的屠杀，更不要说二战中城市人口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和战火，首当其冲就是1939年德国对波兰华沙，1940年对鹿特丹的轰击。而英美领导人也竞相效尤，违背公认战争人道原则，公然滥炸无辜。

16世纪后，伴随机械手段生产兴盛，封建礼俗以及工人自治行业公会都逐步消亡，工人失去了保护。这种反人类的敌对态度，如今便在新大陆这类做法（奴役与种族灭绝）中建立了新的秘密链接。19世纪早期英国的“魔鬼工厂”和矿坑里童工和女工遭受的非人待遇，都是西方人领土扩张时期的社会写真。例如，在澳大利亚南部大岛塔斯马尼亚（Tasimania），英国殖民者组织“猎杀派对”（hunting parties），公然开枪杀人取乐，残杀当地土著人。学者相信，当时遭虐的土著人要比澳大利亚今天的土著人更古老。若将他们加意保护留存下来，会

成为文化人类学者研究的可贵样本。而这种残忍的做法如此普遍，土著人被视作天生的牺牲品，这种兽性态度如此寻常，就连悲天悯人、道德敏感的爱默生，1827年也强忍着悲恸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哦，红色人种很少啊，红色人种非常弱小，
他们人少，他们弱小，必定难以留存。”

于是，西方人毁坏了他们接触到的每一种文化，无论其原始还是先进。不仅如此，虐杀种族，消灭它们的语言和文化，也就剥夺了自己子孙后代的财富，让他们永远失去了难以计数的宝贵艺术品和手工艺技能，失去了世代口传的文化积累和成果。随这些古老文化的消亡，多少世代积累起来的动植物资源和知识、医药传说等，都永劫不复。而获得这些东西，要经过人类多么漫长的观察、试验才能获得成功。比如，古代印第安人使用的萝芙木碱（*Rauwolfia*）蛇毒镇静剂，对治疗精神疾病有特效。现代医学才感觉发现得太晚了，开始予以重视。总之，以往约四个世纪中，全世界人类文化宝库都受西方人支配，任其祸害。他们恬不知耻，且自掘坟墓，只晓得搜刮黄金、白银和珠宝，掠夺林木和毛皮兽，掠夺新型粮食品种，如玉米和番薯，目的是要供养自家国内的众多人口。

过了许多年，蒙提祖玛晋献给英王查尔斯二世之类的艺术品才因其艺术价值得以在欧洲博物馆，甚至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而阿尔波特·丢勒，在观览了西班牙侵略者搜罗的财宝之后，才深为这些创造物的崇高美学价值所感动。他说，“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温暖人心的创作品，从来没有啊！”而那些占有者，将这些高贵的艺术品拿去化成了金锭，他们根本不懂丢勒的远见和热忱。

不幸，欧洲人对土著文化的这种敌对态度，还扩展到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当中。美洲的广袤土地和开阔平原，尚未开发的资源和几乎还没有耕作的土壤，都被看作是从事无情战争、破坏和征服的障碍。于是，森林可以滥伐，草原可以犁成田畴，沼泽地可以填埋，野生动植物可以恣意屠杀取乐，屠杀它们甚至不是为了取食或者衣着。

打着所谓“征服自然”的名义，我们祖先对待大地极其粗暴野蛮，正像他们早年对待大地上那些原始居民，灭绝了大量动物种群，如美

洲野牛和北美旅鸽，他们竭泽而渔，掠夺农田肥力，而不是每年轮作令其恢复地力。甚至直至今日，还在入侵一些最后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区，这些地区的价值恰在它们的原生态，因而成为野生生物以及人类灵魂的家園。我们却将其转化为六车道的高速路、加油站或者约塞米蒂、塔荷湖国家公园（Lake Tahoe）。殊不知，这类原始地区一旦玷污为世俗目的，也将永劫不复。

我无意渲染新大陆这次探险当中的各种负面因素。假如使人产生我在这里有意夸张的印象，那是因为，无论新大陆后来新生活中符合自然原则的古老浪漫主义价值理念，或者，这种新生活中后来出现的符合机械原则的理念——我认为，两者都忽略了新大陆开发过程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浪费。而且，他们还有振振有词，似乎这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或者，即使失去了也无所谓。更有甚者，他们还认为，现代人类可以通过科学发明迅速恢复、再造一个人工的世界，其丰富程度会远超过自然形态的世界。真是荒唐透顶！而这两种观点目前在美国都非常普遍，而这个国家恰恰是新大陆梦想中这两种理念密切交融贯通的地方，而且这种交融至今都尚未完结。

然而，人类在16世纪形成的那些希望和理想，到18世纪表现为浪漫主义运动，这并非无本之木。而且到了19世纪，已经开始在新大陆形成一种运动，要创造新型人格，新型社区，并向其全体成员提供各种福利，打出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旗帜。

新来的居民一旦找到自己的根基，这新大陆立即就占据他们的全部想象力。这块大陆广袤无垠，生态资源丰富，气候地貌类型多样，野生或栽培养殖生物资源繁多，包括农作物和树种。新大陆果真充满希望，对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充满诱惑。首先，这里丰富的资源有条件消灭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赘疣——奴役和贫穷，即使当时还看不到机器可以减轻苦重的体力劳动。沿海地区有丰富的水产：鱼类、蚌类、蚝。渔获或猎物如此丰富，以至新开拓边疆地带农户出产的牛肉猪肉都要实行有奖销售。习惯以荒野为家的人，如鸟类学家奥杜邦，从不知道什么叫缺少吃食，虽有赊销和分期付款。新大陆美好前景引诱多少观望者决心移民美洲，先后有巴拉圭的耶稣会士，马萨诸塞的清教徒朝圣者，以及后来到爱荷华的哈特教派信徒（Hutterites）。渐渐，到19

世纪末, 新大陆就获得一个秘密别名: 理想国。

四个世纪以来, 人类这次伟大探索的英明先行者们, 几乎探索、搜寻、掠夺了这个星球的每一块陆地。从库克船长或达尔文开始, 他们就甘冒风险, 扬帆远航, 考察记录海况、观测天相, 揭开深海动物资源宝库。从斯考克罗夫特 (Schoolcraft)、凯特林 (Catlin)、刘易斯·摩尔根 (Lewis Morgan), 直至在澳大利亚的斯宾塞和吉伦 (Gillen), 这些学者都考察和记录了当地土著人文化和生活状况, 西方人入侵已开始严重影响到这些人的生存。通过莱亚德 (Layard)^①, 他们发现了“尼尼微”(实际上是西亚古城尼姆拉德。——译按)。通过斯蒂芬斯的讲述和绘图, 发现了玛雅文化遗址。同样, 还有奥瑞尔·斯坦因 (Aurel Stein) 以及拉斐尔·庞珀利 (Raphael Pumpelly), 发现了遥远的土耳其斯坦和内蒙古, 这一带曾经是繁荣文化的发祥地, 他们的历史发现又令其重见天日。

这些早期考察探索来去匆匆, 难免肤浅粗疏, 但毕竟发现人类现今生活方式可远溯至远古时代, 还找回了被遗忘的古城、被忽略的纪念物, 发现了数量惊人的语言、方言品种。甚至连新几内亚弹丸之地内居然也有数百种之多。不消说还有神话、传说、造型和文字艺术作品、思想观念体系、礼制、法规、对宇宙的解释方法、宗教信仰等等。因此, 就在人类开始走向千篇一律的工业技术时代的这若干个世纪当中, 在工业技术先锋人物不懈地追求速度、动力、金钱赢利而不惜破坏甚至抹煞自然丰富性的同时, 另一群探索者, 却反其道而行之: 无论很早或很晚, 他们终于首次发现了人类文化伟大的丰富性, 人类历史积累的庞大遗产无比丰饶, 堪与独一无二大自然的丰富媲美。

13 几乎完全意外, 这次探索还出了个副产品: 世界规模的空间大探索, 因同样重要的对历史时间的探索而得以重要补充。不料, 这发现却被一位天才史学家, 雅各布·伯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乱点鸳鸯谱将其命名为“复活 (Renaissance, 或译回归)”。无论如何, 古希腊罗马历史从大量存世经卷和纪念碑当中重见天日, 都不过是这次极其宽广的人类历史探索中的一个孤立事件。恰如地理探索把人类从一

^① 莱亚德爵士 (Sir Austin Henry Layard, 1817-1894), 英国旅行家、考古学者、楔形文字学者、艺术史学家、测绘员、收藏家、作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其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西亚地区古城尼姆拉德 (Nimrud)。——译者注